憲章外史續編

序

臣其昌逮事

神祖獲侍

光考於舊慘躬逢盛美爲勝揄揚比

熹皇起臣其昌閒廢之餘與叅裁

兩朝實錄曾奉

詔赴留都採訪邸報之未發者臣時因録留
中䟽抄上進即未敢謂有合於史顧惟一
時經畫要當使之不泯臣間嘗覩嘉靖朝
有若大政編年識餘聞見諸録萬曆朝有
若筆塵邸抄泰昌天啓朝有若日録從信
紀政或出自侍臣隨事載筆或本之通儒

有故發憤皆可為紀述之光愧臣力衰謝不能筆削而統一之無俾折衷為憾屬有許生重熙衷近代之故實括諸家之舊聞循其年次列以事言卷帙不病於浩繁稍陳殊快於簡易可謂義文兼美者矣臣其昌謂史之難難在近事孔子大聖猶云紀定

衰之事則微乃欲檮觚者執鉛槧之論持
孫盛之辭有駭而却走耳故末世以史為
諱諱於近也重熙沉雅篤信動以古誼自
程少年為諸生不肯詭遇求聞晚遊太學
從事南北闈幾幸而復落無聊困頓之中
輒著書自娛而嘉靖以來注畧其一種也

生之言曰無益之言正士不述今天下之
寇民敵賊肆夷驕先臣貪禍至今未弭惟
嘉靖暨萬曆初年紀法足師以相救挽欲
求化理之助鑒戒胡可不備臣試舉其備
文而已遜哉斯言可以破諱近之疑可以
鏡治朝之槩有志當世者可人置一編於

歷隅今

主上紹明

肅祖大洗叢脞之陋正臣工踴躍磨礪之日

然為嘉靖臣者斯能為嘉靖也治老臣不

敏願以數言先之

舊史臣董其昌撰

憲章外史續編序

臣恭讀

高皇帝大誥諸編及昭示奸黨逆臣諸錄凡誅其罪者嘗數其前功懲其惡者時原其昔善紀能錄過纖微畢悉刊行頒布與天下共見之天下共儆

朝廷彰癉之必不可誣民生善惡之必不可匿懷刑者知法罔生者知懼其兢兢於斁敘若此故當時日曆聖政諸紀臣子纂述未嘗諱忌夫以國事為諱忌天啓以後然也藏之金匱者既祕不

得輒竄筆之野乘者復禁不得漫語縉紳士相
率貿貿以趨事而莫知所則倣於是君子小人
頽然淪亂而
朝廷賞罰遂因以失真所彰不足勸所癉不足威
勸威謬而是非隨之其驩抃比周之迹繇益削
吁咈之文君子抱恨於顛倒小人纍萬於僥倖
其於
聖祖明刑弼教之意謂何哉竊謂
高皇帝開天立極慮周萬世比之堯舜
肅皇帝顯謨承烈佑啓後人同乎文武禮遂未必遽

合意章不可不勉試觀嘉靖將何等時也倭吉
並驚烽火日驚破城殺將東西告急直海狂逞
幾半天下所在叢竊一止一起兵荒連歲租稅
全竭戰士死生優卹屢下物力自當告誡智勇
至且交困然而
聖謨提於風霆臣畧運如水火犯顔敢諫者踏鑊不
移挺身任事者盈庭無悔一時精神氣色有暢
明無陰昧迨至隆慶以及萬曆之初股肱惟良
俊乂盈側邊鄙不聳牖人成事太倉粟支十年
閭右蓄藏相望五十年兵寢刑厝何莫非

肅皇帝飭法所遺也一[illegible]書鴻濛野部分南北再變而燕雀處堂門庭召寇三變而狐鼠公行叢神幾借矣天啓時魏祠穹碑爭諂競媚知有富貴而不知有功名知有附藏而不知有忠順人心漸滅殆盡豈世運使然哉亦緣塗塞耳目不習見

先朝行事

國是晦而學術壞耳仲舒有言不通春秋之義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而不知其宜遭變而不知其權至哉言乎語曰不知行事

覩已成事師心自賢未若槩省前人之百不誤也魏相奏晁賈之論九齡遞金鏡之篇有以哉

聖主焦勞自今羣臣泄沓如舊誰爲乎敬居正乎言階拱乎誰爲廷相山曉乎宗憲崇古乎名爵繼

盛恩瑞乎揚揚中外考績加恩夫豈異昔人任乃賛襄以揜過爲能封疆以避罪爲巧議論以雷同爲尚身名輕於利祿情面重於法紀近喜易襲違慮難施逞臆易蒙蔽明難撤天下未嘗無人蓋巳事之不熟而吉凶無辨也昔鐸椒居楚以楚君臣不能盡觀春秋爲文楚事撰鐸氏

徵臣草野無識試取嘉靖以來近事彰之聞見
者褒其大畧用大成編得失鑒戒展卷易竟錄
嘉靖以求觀洪武庶幾有合焉願附芻蕘之末
以供縉紳之一助云
崇禎六年癸酉重九日吏部候選監生臣許重
熙述序

憲章外史續編目錄

嘉靖注畧卷之一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世宗肅皇帝 起辛巳四月終丙寅十二月

諱厚熜 憲宗庶孫在位四十五年改元嘉靖壽

六十葬永陵

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 杭州人 弟喜昌化伯

父睿宗獻皇帝諱祐杬 封興王弘治七年九月之國安陸享國二十四年

母慈孝皇太后蔣氏 徐州人 弟輪玉田伯

孝潔肅皇后陳氏 元城人元配 父萬言泰和伯

廢后張氏

孝烈皇后方氏江寧人第銳安平侯

哀沖太子載基閻麗妃生　莊敬太子載壡王貴妃生

景寧王載圳國德安無子還葬西山

內閣二十七人

少師楊廷和首輔二年晉太傅封伯不受諡文忠　費宏首輔二年文憲　楊一清首輔四年文襄　張孚敬初名璁永嘉人凡四任首輔七年文忠　夏言貴溪人再任首輔十年文愍　嚴嵩分宜人首輔十七年　徐階華亭人首輔十七年

少傅蔣冕文定　謝遷文正　翟鑾諸城人文懿　李時任丘人文康　許讚靈寶人文簡　呂本餘姚人文安　袁煒慈谿人文榮

少保毛紀文簡　石珤藁城人文隱　賈詠臨潁人文靖　桂萼安仁人文

襄

方獻夫文襄南海人　顧鼎臣文康崑山人

太子太保張璧文簡石首人　張治文毅茶陵人　嚴訥文靖常熟人　李春

芳興化人　郭朴安陽人

尚書袁宗皐榮襄石首人　高拱新鄭人

右宗皐以長史入孚敬蕚獻夫錄部郎訒錄中書舍人璁給事中一清鑾俱出巡邊蕚獻夫讚訥以吏尚書改入閣夫本訥以刑闕兼掌吏部○孚敬進士至一品纔七年

上於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生於興邸

辛巳正德十六年夏四月癸卯　帝即位前月丙寅宣

毅皇帝遺詔丁卯太監韋霖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大

學士梁儲尚書毛澄奉詔之安陸戊寅至邸　帝迎

部閣議乃登壇受符四月壬午辭獻王園寢翼日辭母妃啓行在道行二十日壬寅至良鄉禮部郎楊應魁上儀狀請繇東華門入　帝諭長史曰遺詔以吾嗣皇帝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楊廷和申禮部儀請　帝不許御行殿受箋繇大明門入日中即位時久旱是晨大雨向午忽霽中外鼓舞明日詔告天下丙午命官往迎母妃戊申集百官議崇祀獻王禮尚書毛澄以定陶濮王漢宋故事進舉人張璁詣侍郎王瓚言　帝入繼與哀英不類瓚言於廷和廷和怫然遂去瓚禮部而以汪俊代之○大學士

…儒致仕。

五月以長史袁宗臯爲大學士。承奉張佐戴永爲太監。護衛駱安陸松爲錦衣指揮。○策士於西角門。賜楊維聰等進士。○分遣行人存問在籍老臣韓文劉健章懋謝遷王鏊楊一清。○以兵科徐之鸞言盡革錢寧等賜姓。

六月誅錢寧江彬。戮叛逆劉吉何堂等二十六人。贈死事孫燧許逵官謚。○王守仁尚書南兵部。○己亥再遣太監戴永迎母妃於途。○言官劾尚書王瓊結納彬寧罪狀。謫戍榆林。起彭澤尚書兵部。○贈先朝

諫以諸臣陛震余廷瓚劉校何遷林公黼劉鉦孟陽
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并削籍黄鞏夏艮勝萬
潮陳九川及戍邊徐鏊○禮臣上議以孝宗爲考
獻王妃爲叔父母令崇仁王考獻王帝曰父
母可移易乎其再議廷和冕紀復上程頤濮議帝
不聽群臣皆言武宗以神器授陛下有父道焉
特以昭穆同不可爲世考其所考禮也獻王雖有
罔極恩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因錄魏明帝詔文進
覽不報○侍郎吳廷舉自劾與蔣冕好友當冕護
先帝南巡時不能遺書責其諫阻有愧韓愈之於陽

璁奏言臣在邑從日廷舉時致臣書過多獎借與今論異也　帝不直廷舉調南工部

秋七月進士張璁上疏言　皇上倫序當立比之哀其較然不同若稱聖母以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日宜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斯不失其爲父母矣　帝覽之大喜即日御文華殿召廷和紀冕入諭之授以手勅尊崇父母爲帝后祖母爲太后廷和退而上言其不可以御勅封還

八月從彭澤言華昌瀛武職太監張永谷大用馬永成陸誾魏彬弟侄封伯及都督指揮者凡傳陞乞陞錦衣官二千一百九十九人

九月癸酉　母妃至通州聞朝議欲考孝宗恚甚留通州不入　帝涕泗啓　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宗皋卒起費宏大學士

冬十月張璁著大禮或問一編科道盧瓊史于光劾璁惑亂不報璁自齋至左順門上之廷和見勢不獲已乃草勅下禮部奉聖母慈壽太后懿旨本生父獻王宜稱帝母宜稱后憲廟貴妃邵氏稱太后　帝從

之壬午母后至京繇大明中門入謁見奉先奉慈二殿主事霍韜上言禮官持議非是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簡房濬各上言如璁議○甲午諭上邵太后典獻帝后尊號廷和不可○甲戌乾淸宮成○許泰謫戍南海泰有戰功雖居寵倖能小心周旋士大夫其謫也人多惜之○雲南巡撫何孟春勸　帝修德勤政知人親賢　帝嘉納之又上言宋眞宗稱太祖爲伯考尊與王業者也考之一字非可稱於獻王詔書以先帝爲兄獻王爲叔亦允愜矣廷和喜其助已擢爲吏部侍郎○給事中熊浹言上貴爲天子而父

毋以王禮處之安乎稱帝后而別廟則大統所生義恩兼盡矣費宏以爲嫌遂出之

十一月封王守仁新建伯守仁稱舉人冀元亨爲臣說濠搆死獄中尤爲含冤不報

十二月　帝下大禮或問於禮部時楊一淸家居遺書吏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恐終不免從之宇不省除璁南部主事廷和語之曰子不應南爲大禮說難我耳璁鞅鞅去○林俊自其家上疏諫阻尊崇所生廷和薦起尚書工部○　帝諭加興獻帝后以皇字廷和不可　帝曰卿言已悉第罔極之恩報亦無方

其覺承朕命廷和言若加皇字是與孝廟慈壽並忘所後而重本生臣不能辭責願罷歸喬宇率百官極諍。帝不從禮臣毛澄賈詠汪俊言加皇字則正統無別不可以告郊廟科道翰林朱鳴陽程昌陳沂等百人各上言加稱非是不報○甘肅巡撫許銘嚴戢鎮將侵牟議減戍卒月餉總兵李隆不悅族軍士鼓噪擁入銘署群毆銘死焚其屍城中大震太監董文忠擒其渠王禮二悉隆陰謀隆懼殺禮二以狥巡按許鳳翔喻茂堅上其事

壬午 嘉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己未郊○清寧宮小

宇火廷和言興獻帝后之加神靈容有未悅者乎科臣鄧繼曾鄭佐部郎高尚賢亦言之。帝必動乃從廷和議考。孝宗母慈壽稱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帝初即位裁抑倖幸一淸亡何興邸從官貪緣遷敘錦衣數百皇親邵喜請乞無厭舊閣蕭敬仍留大內科臣朱鳴陽因災上疏不報○陳九疇初爲王瓊所搆論死繫獄數年及甘肅事開議可以代許銘者。彭澤薦九疇遂釋獄授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并覈銘變上報○華京通徐淮各倉內官監督○發內府及太倉積餉諸邊○廣西融縣盜周克亮嘯聚僭號流

刼鄉民都御史張嵿平之
二月詳定朝參禮儀江西巡按鄭啓元得宸濠予蕭
敬私書欲急去巡撫孫燧以湯沐王守仁代因極論
敬罪并劾守仁黨惡交通謬膺封爵有旨勿問又有
言張子麟交通事下守仁勘守仁奏言當時咨有詐
爲貴人書以欺濠冐利者或未可盡信耳子麟遂免
問守仁奏請父華卹典移書于毛澄澄荅書謂華有
科場訴議不可予守仁慨恨復書曰執事辱先君至
此守仁可以死矣時以是推澄之執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曰昭聖邵太后曰壽安興

國后曰興國太后○戊辰遣官之安陸上興獻帝尊號題主不稱考及叔○念翊戴功封廷和冕紀爲伯崔元爲侯皇親邵喜蔣輪各封伯張鶴齡進封國公○山東礦賊王堂嘯聚流刼尋即定○北虜亦不剌於正德初侁殺小王子懼其子報之率衆走涼州乞我閒地駐牧攻破安定諸王族盤據西海日漸陸梁至是亦不剌之子麻八台侵破諸番落兼有西上○宣府鎮卒譁譟事聞給事中許復禮言邇來政多寬假事尚姑息權奸有罪而輕宥豪卒干紀而不誅疏下兵部○戶兵尚書孫交彭澤言國家歲漕四百萬

不領運則十二總衛所一百四十軍旗十二萬六千八百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近者漕規盡弛軍士船敝命總漕都御史覈之

夏四月吳淞江白茆港訖工東南水利以二河爲要尚書李充嗣承命往濬凡七閱月云

五月廷和冕紀辭伯封○尚書林俊改刑部○駙馬崔元關說獄情爲主事陸澄所劾併其名帖封入

上曰刑官執法不聽屬託自其職分何必以名帖封奏顯係好名置不問○上一日欲覩內庫儲積太監張佐奏曰自有冊籍可查不必親閱上止衆侍問

佐何意佐曰寶貨易眩經目或啓靡心也

六月套虜二萬騎自井兒堡撤墻入固原直抵涇州衛官楊洪劉端戰敗旬日乃去尚書彭澤見邊備日弛請假廵視名目前去會同邊臣從實料理　上留之

秋七月南京大雨水溢

八月封乳母宮媼劉氏魏氏孫氏爲夫人○南大理丞黃鞏賀　聖壽至京卒

九月立皇后陳氏

冬十月覈畿內皇莊及勳戚田土遣御史孟春勘甞各

項田討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其侵占民田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俱令還民皇莊改各官地○科道章僑梁世驃各條奏三代而下道學之傳至朱熹大明近有以陸九淵爲簡逕朱熹爲支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 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從正學欲以成光明正大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有傷治化其行督學官諭禁○兵部遵前詔查覈騰驤等衛勇士替補太監閻洪奏取中旨免覈給事中毛玉因言先朝谷大用等權移人主宗社幾危 皇上罷祛宿弊消數年之禍亂近聞從龍內臣漸以納賄招權

仍蹈覆轍宜暴前人罪惡示不復用戒諸內臣保身惜福　上然之降吉戒諭

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陳九疇至甘州知李隆殺燬許銘械隆詣京師訊

十二月給事中歷僉事史道以前疏救王瓊故怨廷和出之遂劾廷和漏綱元惡　上曰廷和在先朝力阻宸濠護衛諫止南巡不草威武勅道言不直下之詔獄科道于桂曹嘉論救不報尋出道爲州判初科臣章僑奏平濠功次冒濫彭澤不喜科臣徐景嵩陳江劾侍郎趙璜不職璜尋進尚書僑復論之及道論

廷和澤上言廷和輔養聖德小人假言責楨行熊詣
動大臣避嫌求退不可也廷和疏退勅鴻臚宣諭慰
留廷和疏請再三同官紀晃蔣彭澤孫交相繼求去
御史鄭彥奏曰廷和有撥亂反正之功足稱救時宰
相史道指爲元惡不已過乎夫避人焚草言官之體
道乃先揚其聲至外補而始發之心迹詭秘可見
陛下不以此罪道而以排陷大臣下之理是使道有
詞也廷和以道言乞休同官以廷和故求退臣恐大
臣滑移隱憂可畏幸諭廷和視事毋要潔已之名○
懋卒謚文懿學者稱爲楓山先生

二年春正月癸卯朔南畿河陝地震○禁言官誣
劾大臣御史汪珊言史道狂妄特一臣之失耳澤欲
以此壅塞言路壞祖宗之法不可御史曹嘉請允廷
和之去給事中李學曾言　太祖設六科關聯六部
舉正欺蔽列十三道彈壓百僚事得專達澤何所見
而欲柰亂以重大臣之威有旨臺諫官職掌如舊
二月丙申附葬孝惠太后於茂陵○毛澄罷○上於
乾清宮命內侍數人習學經典講究科儀大學士廷
和極諫乃止○文華殿進講畢　上召廷和近御座
諭曰草場踏勘先帝成命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訊

廷和頓首言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民產與其利蠱國之蠹孰若溥朝廷之恩上不答○太監趙山楊聰丘清戴義相繼死各乞廕其姪爲錦衣官給事中夏言力諫不聽○御史曹嘉品第朝臣五十人釐爲四等上奏其一賚垐林俊石珤等八人其二寡過毛澄金獻民等十五人其三庸衆趙璜秦金等十四人其四卑汚張子麟楊一清等十四人給事中安磐奏引王珪之論房玄齡解縉之論黃福皆承君命品藻未有無故而恣其口吻者上有禮貌大臣之心而小臣肆其輕侮非盛世所宜有也給事中毛玉亦言

之。上惡嘉狂肆。令補外。御史向信奏曰。史道倡異說。曹嘉衍評品。皆僉事閻閎鼓之。御史劉廷簋言閎道嘉結黨邀名放言。命各斥為邊方雜職。

三月賜進士姚淶等。是科得徐階。

夏四月典廟用八佾（）命宋儒朱熹裔孫為五經博士○錦衣百戶張瓘勒索斛美。主事羅洪載欲劾之。瓘請受笞免劾。洪載從其所請。瓘奏洪載擅撻錦衣官。上怒。逮赴錦衣獄考訊。尚書林俊孫交力救不報。

閏四月太監崔文奴李陽鳳構索巷伍征役錢。御史

劉灝發其事刑部執陽鳳鞫之文囑林俊勿問俊不可文遂請旨移訊錦衣俊執不與文劾俊抗旨 上切責俊刑主事楊永奏曰舜爲天子不撓臯陶之法刑部按一厮養而奪之何用士師爲哉給事中趙漢奏曰陽鳳事甚小而崔文能致尚書之詰責事大文收捕告人捶之叱曰此笞寄與尚書其威侮如此則劉瑾不難爲矣○科臣鄭一鵬奏曰邇者禱祀繁興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亦有之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恐拂士之諫不忍違佞倖之請臣所未解也 上曰天時饑饉齋祀暫止

五月大旱又有雷震城竿之異御史秦武指切時事
上責其狂率南科彭汝實奏曰應天以實不以文
燕閒虛費於女寵腹心委託於貂璫而望天意之回
難矣○鄞人宋素卿奔日本正德初國人源永壽借
來貢其族人識之告素卿附夷守臣以聞置不問至
是其主源義植幼政在强臣左右京兆內藝興細川
高藝興遣僧宗設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各來貢先
後至寧波而市舶司閱貨宴坐向以至先後爲次素
卿賄太監佐後至而先閱又坐設上設怒遂相殺太
監陰助佐授之兵設愈怒遂燬嘉賓堂刼東庫佐奔

紹與設追至城下遍令鄉佐獻出乃去設衆至壺山洋殺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鎧又自青王嶺逃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巡按歐珠奏聞

六月有星孛於天市○上御平臺召廷和冕紀宏面諭獻帝太后告加皇字廷和等頓首固止○科臣周瑯請爲安陸立後黜崔文誅李隆以弭天變

秋七月製興廟樂章○初定國公徐光祚奏上豪久隱功田下順天撫按勘永平知府郭九皐覈係姦民趙紀避例投獻駕言吞隱紀遂赴東廠告九皐多受金錢曲斷太監芮景賢奏之時九皐移守臨洮遣官

尉之臨洮收之尚書林俊奏曰人主宜攬大綱郎九皐貪忍不妥 陛下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今據單辭而褫奪衣冠甚非德美不報科臣劉濟章僑劾景賢亂政 上怒奪俸南京科道鄭慶雲等交章言逆瑾復見於今日不報○林俊稱病乞骸骨于致仕差司屬官護送歸○皇親陳萬言營新宅尚書趙璜不可萬言訴於 上謂郎中葉寬主之 詔逮寬郎訊○科臣劉最奏曰崔文導 陛下於有過之地法官深嚴恣爲齋祀侵費帑金六七萬 上優旨慰文責最覈實帑金侵費最奏內帑不可查覈

上怒最妄言着外補。科臣衛道汪思上章申[illegible]
上切責之。
八月河南大水○楊廷和十二歲考績加太傅辭不
受○給事中孟奇言先朝姦黨魏彬張銳錢寧廖鵬
與曹陝諸侯伯為親之數家者或其先連婚帝室或
銘勲太常惟利是求曾無靦顏 上命禁之○光祿
少卿華湘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
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
至元辛巳改曆至今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
十四分五十秒夫至元距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今

則二百四十三年矣乞訪知者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御史王圀用私假劉最符檄乘傳爲東廠芮景賢刺及即逮最圀用下鎮撫司訊最謫戍圀用降外。

冬十一月南刑主事桂萼上言大禮畧云孝宗自有子不可復爲立後臣按范純仁謂英宗親許爲仁宗子與入繼之主不同　皇上果許爲孝宗子乎併錄席書方獻夫之疏上進書疏畧曰　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於情安乎此與武王追王之心未達也獻夫畧曰　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

獻之與群廟當稱帝而不稱宗請改孝宗曰皇伯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則當於名實矣 上曰此係綱常大事會群臣集議○傳陞供奉夫人弟邢福海顧錦爲錦衣官科道夏言劉僑諫阻不報

十二月太監丁永請遣內臣之蘇杭織綺繒 上命廷和撰勑科道張原吳瀚疏諫廷和請收回成命上切責廷和抗違廷和稱病乞休遂致仕○南京地震大雷電以雪○錦衣官王欽王錦侵負鹽價百餘萬論奴繫獄追贓忽出中旨免奴編成勿追科臣劉濟疏諫又有錦衣李洪陳宣雎耽殺人命奪級濟奏

言法司平理庶獄必使罪協其情天子不得以喜怒重輕今洪宣奪級欽錦編成與王國用劉最一律其何以示天下○彭澤罷以金獻民代

甲申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歲填次營室丙子五星咸聚辛巳五星皆伏太白先過璧光祿少卿樂護奏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有德受慶無德受殃故聚房周昌以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昭然在德天寶聚尾箕而唐德漸稱旋有祿山之禍易簡寡欲修德之大乞　陛下勵精而實行之○郊祀畢例有慶成宴上以災歉不舉○大理卿鄭岳請於畿內

河南督居民開田築堤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通灌溉其平疇曠土無川澤之利者量鑿洫澮或為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收雨潦之入數年之後皆為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

二月以太監張準提督京城九門○主事侯廷訓據宗法為大禮辨尚書汪俊以為至論尚書喬宇率九卿上疏必以孝宗為考而後大宗為不絕前後章奏惟張璁霍韜熊浹桂萼議同餘二百五十人皆如部議科道張翀鄭本公等六十三人各抗章力言當從部議 上怒悉奪其俸修撰唐皐言 陛下宜考所

俊以別正號廬所生以備尊稱　上謂其模稜兩可亦奪俸於是汪俊更議帝后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報楚王榮㳚以儀賓就貴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院經歷黃綰錦衣千戶聶能遷各上疏與璁萼合　上命召璁萼書韜來京○興國太后千秋日命婦入見宴賚倍常○科臣鄭繼曾請勿吝改過加戮憸人上大怒逮下詔獄○南畿饑甚民多相食者巡按朱衣奏聞○晦日昭聖太后聖旦有旨命婦免朝賀御史朱淛言　皇上孝事兩宮常如一日茲者朝賀之儀與興國太后壽行昭聖報罷禮數所失不小御史馬

明衡言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匆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　上怒逮繫詔獄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御史陳逅季本員外林惟聰疏爭亦併逮繫○嘗龍虎殿於顯靈宮以奉玄武

三月璁萼自南京上疏申明統嗣之辯且曰今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　上嘉納之是日御平臺召璁杞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璁曰臣願　陛下為堯舜勿為漢哀帝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黃綰復申璁

之說。丙寅　上勑禮部。加稱本生父母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尚書汪俊極諫。　上曰爾職那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即致仕去。侍郎胡瓚言大禮既定。席書不必徵取。　上從之。併止璁萼。璁萼中路聞報。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必亟去本生二字。繼統之義始明。　上命復召來京。蔣冕言於　上前曰。二人來必撲殺之。　上不問。中旨以席書爲禮部尚書。科道安磐田麟等交章論阻。不報。尚書喬宇曰。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百餘年所未有。乞收成命。不許。

徐學謨曰本生二字蓋屈於群臣之爭而姑爲調停之說耳假令二三臣喙息而禮臣念禮可義起廟祭先正統而後本生何有並大之嫌廷和爭執不已而群臣復附和之張桂遂得以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之言聳動　聖怒必伯　孝宗而後已矣然張桂既以爲人後者爲之子非聖人言而謂孔子鄙爲人後又引矍相圃之射爲詞何以見獨非漢儒附會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豈若內悅其君而外竊其威者廷和之自處得正矣

夏四月魯迷貢獅子西牛○侍郎吳一鵬會百官力

言建室之非　上曰皇考寢園遠在安陸卿等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甚失綱常其亟行修飾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曰　陛下狥情以爲孝群臣順令以爲忠此而不已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憚於易簀曾子以爲細人之愛魯受天子禮樂孔子傷之今以非禮祀　獻皇安乎　上大怒逮詔獄

命內閣撰册傳諭昭聖册內稱嗣皇帝獻皇帝册內稱孝長子章聖册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又欲去本生母三字冕力諍封還御批者再乃依原文上聖母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本生母曰本生聖母章

聖皇太后○蔣冕乞致仕許之
五月改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遣太監賴義侯崔元
侍郎吳一鵬之安陸改題神主曰本生皇考恭穆獻
皇帝迎如京師○璁萼至京復同上疏極論兩考之
非鴻臚少卿胡侍諫止稱伯謫外
六月以石珤爲大學士○科道各疏彈璁萼罪科臣
張翀取群臣彈章奏發刑部尚書趙鑑私語翀曰若
得俞旨便撲殺之 上知之降中旨以璁萼爲翰林
學士獻夫侍講學士三人各上疏辭學士命 上溫
旨慰諭尚書喬宇言三人有玷清班 上怒切責之

宇致仕去翰林官楊慎姚淶許成名崔桐邊憲金皐言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萼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乞賜罷黜　上怒俱奪俸御史段續陳相言璁萼假議禮之名爲干進之術以若人而授若職臣恐驅鼠之厲作而負乘之冦至矣　上責其排妬忠賢下詔獄南部院尚書楊旦等各疏阻俱切責之○員外郎薛蕙著爲人後解以駁璁萼之議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爲之後而不稱父可乎　上怒逮繫詔獄○太監賴義奉迎神主至順德守臣失於迎候又不飭公署爲行殿詔逮兵備劉秉鑑知府

羅玉郎訊

秋七月璁蕚既拜新命列十三事以上　上采其議

遣官至閣諭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

上御平臺召紀宏璉責之曰爾輩事君不忠如何以

禮待爾又曰爾輩無君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

退　召百官至左順門勑曰本生聖母更定尊號曰

聖母章聖皇太后侍郎朱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

言本生二字初非貶辭去之則於昭聖無別矣何孟

春秦金豊熙暨九卿翰林臺諫章十三上不報○上

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

孝宗為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此本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遮留群臣於金水橋南於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呼 高皇帝 孝宗皇帝者 上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朱希周詣內閣邀毛紀費宏石珤同跪言宗廟之禮至大至重而本生二字為要 上復遣諭冊文定矣爾輩姑退群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 上怒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於是豐熙等八人下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

群臣皆哭聲震大內。 上大怒命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詔獄。○巳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杖群臣於廷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裴紹宗毛玉御史胡瓊張日韜部郎楊淮張漵申良臧應奎仵瑜余禎安璽殷承叙俱卒諭豊熙張翀余翱余寬黄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戍邊。○甲申奉安皇考神主於觀德殿趨席書入朝。○大同巡撫張文錦議於大同城北九十里建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諸卒不願徙參將賈鑑峻法箠其伍長諸卒遂變殺鑑裂其屍嘯聚塞下保焦山自守。○僉事陳洸疏稱去本

生二字爲致決宜詔天下乞罷喬宇以息邪說復史
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 上悅復以洗爲給事中○
辛卯杖楊愼等七人張原死於杖下愼及王元正劉
濟戍邊○改吏侍郎何孟春於南工部有旨切責毛
紀罷之○文錦恐叛卒連虜招使入城旣入即索首
謀者諸卒復亂焚廵撫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家
諸卒焚掠宫廨復脅王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發庫
兵盡甲掠總兵江桓署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脅令爲
之主振不能已與約曰勿犯宗藩勿畧帑庾勿縱火
肆殺從我則可諸卒曰諾稍就約束

八月侍郎賈詠爲尚書大學士○廷議遣侍郎李昆齎勑赦諸叛卒以太監武忠代鎭守桂勇爲總兵蔡天祐巡撫之叛卒雖勉聽朱振約仍肆劫掠振箠殺數人終莫能制及天祐至諭以朝廷恩威暫爲解散桂勇分部五十餘人笞殺之釋郭鍇郤忠以安衆亡何有別將領兵過大同掠民畜民訴之兵詭曰爾大同叛朝廷命吾兵盡斬若屬何吝畜爲於是訛言洗城叛卒大懼而進士李枝輓餉至鎭衆謂有密旨夜集數百人排枝闥問故枝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巳聚不可散遂圍知縣王文昌署文昌走匿乃燒居民

數百家。明日脅代王索金帛。王曲應之。始解散。王懼微服遁於宣府。天祐以狀聞。○速檀滿速兒牙木蘭火者他只丁。率衆寇甘州。都御史陳九疇擊之。滿速兒走。九疇間道抵肅州。夾擊破之。殺火者他只丁。番衆遁去。路遇亦不剌。復邀擊之。大勝而歸。○席書至京。以孝宗名未正。命集議。鄭岳徐文華力諫。上責之。胡世寧憂居里中。亦上言大禮之議。惟在聖心獨斷。者孝宗不可。獻皇帝生 陛下而別立於外藩。不可。 上嘉之。祭酒崔銑諫曰。 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群情。則今日之忠邪辨矣。 上怒奪其官。

九月集議汪偉鄭岳徐文華猶與璁力辯武定侯郭勛曰人臣事君將順其美於是書考璁獻夫公鶴齡侯勛崔元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天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人無二本　孝宗伯也昭聖伯母也宜從所稱　獻皇帝別立室尊尊親親兩不悖矣　上從之移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布告天下○以[illegible]府長史司吏陳卿反聚衆青羊山流劫潞州諸縣[illegible]命侍郎胡瓚都督魯綱討[illegible]剛亂卒○百戶[illegible]松林尚書趙璜曰山川靈秀所萃不可[illegible]議定名[illegible]陵爲七陵○命尚

書會獻兵部督杭雄許甚督番兵至蘭州而寇已出嘉曉乃用九疇策遷置夷使於嶺南閉關絕貢九疇報速壇滿速兒效

冬十月起廖紀尚書吏部

十一月從陳洸言復閻閎史道于桂曹嘉於科道。○杭州監織太監吳勳有奴暴橫布政馬卿禁持之勳不悅奏卿抗旨稽誤 上怒命逮卿及知府查仲道

盜殺山海關主事王冕○贊綱兵至陽和堡嘩撤桂勇捕首亂郭撤日下亂卒大懼勇擒郭鑑柳忠十一人斬之鑑父疤子復倡亂叛卒盡甲閉城門夜圍

勇畧屠其家人生啖之幽勇於空室天祐聞變馳至賊踰諸卒羅訴求止兵天祐曰能擒獻首惡猶可及止諸卒乃擒四人以獻天祐斬之疱子跳匿不出瓚欲提兵而西天祐函首送瓚處仍奏乞班師瓚止○大同縣庫吏乘亂焚知縣王文昌署文昌自殺

十二月評事韋商臣請宥建言獲罪諸臣　上怒斥外

乙酉四年春正月起楊一清總制陝西一清過維陽造故大學士劉健欵伺良久健衵裼出曰應寧出將乎一清曰承乏爾健出旣茗飲之竟無一語○冀北僉

事田美爲虜所殺○起胡世寧兵部侍郎御史曹弘劾之不報○御史劉栦奏近正遠佞畏天恤民十事○都御史陳洪謨爲諫大禮遷謫物故諸臣請乞恩貸不報

二月牙木蘭據哈密率衆入沙州○初宗設肆掠後匿入海舺素卿瑞佐就執下獄朝鮮兵徼海者得設黨仲林望古多羅及倭首三十三國王李懌獻之乃發林望等至浙驗實與素卿俱斬瑞佐釋還本國

范守巳曰鄭曉有云夏言謂倭禍起於市舶遂請罷之不知當罷者內臣非市舶也祖訓雖絕日本

而市舶不廢。葢以通華夷之情。使利權在上也。市舶罷而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憲曉言不爲無見。然使番舶不至。則姦豪何從誑取其貨以階厲耶。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可缺耶。朱紈嚴其禁令。而言者紛紛。則衣冠之盜甚於夷狄也。

大同亂卒郭疤子胡雄復煽餘黨。夜焚王總兵家。衆卒馳告天祐。天祐曰。侯曉治之。詰朝集諸卒問以亂故。衆曰。倡亂有主名。皆知之。乃擒疤子等四十人悉斬以徇。因事捕誅餘黨殆數百人。亂始定。

三月纂獻皇帝實錄○陳洸論楊旦汪偉朋邪俱罷之。

夏四月光祿署丞何淵言。獻皇帝乃所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內別立世室。上命集議尚書席書奏曰、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皆百世不遷。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比之太祖太宗。不知何據也。璁萼亦言不可。上曰觀德殿在大內。太常不與祀典與匪合儀制書等遂議於皇城內別立禰廟祭用次日從之乃命卜地擬名以聞。○仁壽宮災昭聖所居也延燒玉德安喜景福等殿。上減膳

徹樂素衣避殿諭群臣同心修省給事中楊言極諫言六科各失其職以致進退失當儉朴不聞享祀未孚職員多濫刑罰不中工作不常伏望進君子退小人御史涂敬言呂柟等過有可原王相等情尤可憫張璁等倖取捷徑莊田紛紛奏索鹽引往往欽依錦衣冒濫弗覈御用匠役增收先朝弊政漸次踵行

上覽奏原之

五月己未遼陽地震○御史葉忠以災變陳言十事

○四川兵備副使余珊效魏徵謹陳十漸請亟去費宏

六月作新廟。撰世[illegible]不[illegible]名曰世廟

秋七月吏部以御史孫元席春劉夔皆當路子弟改

按察司僉事。席書爲弟乞恩請授館職　上命春爲

修撰。夔爲編修。給事中鄭一鵬言正德間傳乞雖多。

文臣清秩無有也。書議禮偶合。叨行胸臆爲弟乞憐。

平生姦僞洞見矣。

八月梁儲卒。

九月泰和伯陳萬言弟姪在元城橫奪民田。知縣張好

古收而箠之。萬言以聞。命逮京即訊。○林俊卒。將歿。

疏辭祭葬。因言古者撻人於朝。辱之而已。成化初。廷

杖容令重氈疊帊至劉瑾始啓解衣之端釀成撻死之慘。又見成弘間詔獄惟叛逆妖言強盜始有考訊之古今一槩考訊恐非　祖宗仁厚之意也。

冬十月何淵上言國制左祖右社。言社則稷在其中。言祖則禰在其中社稷尚得合祭祖禰何以不得同門。　上命集議禮臣言若直通廟街必撤垣伐木毁神宮監乃可大學士費宏賈詠石珤力諫不聽席書請仍出闕左門便。　上令於神宮監北量撤旁屋容通板輿書與胡世寧力言不可不報。

十一月御史吉棠奏召楊一清入閣起彭澤代一清

總制吏尚書廖紀謂總督非一清不可禮尚書席書
奏紀內柔順於相臣外牽制於科道書意蓋欲退費
宏也紀見書侵吏部權遂請讓位於書懇求自罷
上優詔留紀而仍用書言召還一清科道張擬周在
劾書搆結是非陰行箝制無大臣體不報又書前撫
湖廣時劾長沙知府宋卿貪酷故入部民李鑑罪
上遣大臣往按之還言卿所犯俱無實而鑑父子流
劫殺巡簡馮琳當斬不可原書奏曰臣以議禮忤朝
臣故問刑官以臣所劾故歸罪李鑑 上下疏法司
御史蘇恩等訊其事奏言鑑罪至殺官劫財燒人房

室衆證而獄成成問官非有私也　上曰鑑事席書既爲代辯兒奴發戍給事中管律奏曰今言事者每借議禮爲詞本不相涉而務欲牽引欲中傷人非此無以激聖怒欲巳固寵非此無以得歡乞嚴加戒諭上曰律言良是今大禮既定群臣正當攄誠供職毋假希恩報讐

十二月加楊一清少師入閣起王憲總督陝西三邊

○席書上大禮集議進書太子太保璁萼詹事獻夫翰少詹事陞賞與議者而不及內閣惟石瑤一疏乞休而費宏自安如故於是張璁上言今日有君無臣

有治法無治人因薦故學士謝遷桂萼亦言天變未消屬治者非人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乞憐不去豈止之義耶尋進宏少師

閏十二月乙卯朔日食○御用監黃錦請勅遣官蕪湖龍江管運從之工部執奏不報○兵尚書金獻民劾罷以李鉞代

丙戌五年春正月御史張衮乞宥伏闕諸臣下吏部看詳部覆請上裁報罷給事中史于光奏曰聖人喜怒如春秋天道在我也伏闕諸臣怒而罪之固天之道衮疏下部以為將還諸臣已而報罷一旦如劉安世

齋志以殁范祖禹梅州不返必有悔矣伏望早沛春生之仁○南御史趙得佑言席書排費宏遂謂臺諫媢宏救一陳洸洸輕之稱一鄭洛書洛書劾之亦有醜矣廖紀避吏部讓書而書肆爲鄙褻之語是果忠乎○御史雷應龍言乾明門所畜鳥獸歲費腥肉秋荳乞賜屏去 上命所司覈實

二月天方來貢譯使胡士紳言主客郎陳九川索受天方玉璞 上怒逮問時璁萼已爲詹事費宏故抑之不得與經筵璁萼心恨不已嗾士紳言之謂九川盜貢玉餽宏製帶遝卒入宏第執其僕與九川對簿

宏奏曰臣曾受故尚書劉璋玉璞製帶無九川餽玉事。詔勿問。給事中解一貫請併逮士紳及天方使人面質。不許。九川謫戍。○歲內大饑。四方災異衆多。禮部類奏。 上降諭罪己。南御史仲選極言小人未遠。忠直未錄。民困未蘇。○巡視御史沈松請免盧溝橋榷使。從之。○考察外官拾遺論尋甸知府汪登不謹。部覆以登母老不赴任。宜降級。 上特批降三級。改京職以便養。○韓文卒。○御馬監張忠奏工匠陞錦衣官者六十八人。給事鄭自璧諫阻。不允。三月策士奉天殿。賜進士龔用卿等。○陳洸凌虐鄉

人爲怨家所奏獄具當大辟　上令削籍崔文亦事敗黜閒居○刑尚書趙鑑執陳洸獄與桂萼爭論不合致任　上製古詩一首以寵其行

夏四月姚鏌率師討田州岑猛猛故田州世知府與思恩岑濬相仇殺濬破田州猛走都御史潘蕃討誅濬奪猛官改授千戶正德初攝田州撫輯遺民兵威日振會從陳金征江西盜有功遷指揮僉復祖官不得頗怨望前得猛賂者譖猛多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脅重賂乃含猛山不遜語應期怒奏猛反狀應期去鏌代之遂請討乃遣指揮沈希儀五將將軍

八萬人進討○庶吉士每科選取勿逾二十人○御史劉禰奏驛傳之害令嚴禁冒乘

五月癸未朔日食是歲災異有冰雹如斗大大風捲屋百餘處有生兒六月四面獨角一足有一臂二手有虎具人手足入城市噬人○廖道南進洪範疏上覽之命顧鼎臣講洪範○福建大雨水海澄山鳴旗鼓自鼓○帝奉兩太后觀騎汎舟端午復射柳賜宴給事中高士魁奏言舜作漆器諫者十餘人恐爲侈靡之漸 陛下近有此舉此必左右有緣先朝故事以請者臣見近旨如太監鄧文之請易敕書太監

張忠之乞匯宮匠俱依做先朝始而漸漸而成矣
上是之
六月獻皇帝實錄成
秋七月副都御史張閏奏曰國初令甲自叛逆盜賊
機密外其軍民訟牒若株連衆多隔限府衛及枝蔓
者不得受理至誣十人者反坐邇來官司用恤民隱
輕忽者不肯理怠緩者不能理貪暴者恣其科索快
報復緻羅織厥人生業擠人軀命所以干和致災
上是之令一切訟獄止逮主名不得苛煩
八月癸丑撰世廟樂章丁丑世廟成奉安獻皇帝神

主。

九月章聖欲謁世廟　帝以問輔臣宏一濤言國朝禮制有皇后初立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復詣廟者。上以問璁萼璁萼引唐開元禮后廟見之儀及國初禮皇后謁廟內外命婦陪祀之文以對尚書劉龍亦言。高皇準古廟見禮為大婚冊后制耳於祭禮不相涉。璁萼又言周天子廟祭王袞冕立東序后副褘立西序其承宗廟也具儀以上　帝命集議石珤言祖宗家法后妃入宮不復出太廟尊嚴乃對越之所非特享不輕出入而況后妃乎　帝切責

之席書乃請與　帝同行從之○岑猛見討斂兵弗戰裂帛陳寃姚鏌不聽督兵益急猛乃守險自固猛妻歸順知州岑璋女也鏌恐璋黨猛問計於沈希儀希儀知千戶趙臣善璋詐令臣徼鎭安兵圖璋迂道過璋所璋逆之臣佯爲不樂再叩之不言挽之卧內叩之則泣下曰君不死則臣死矣璋大驚問所以臣以檄示之曰督府疑君翁婿相黨故也璋曰猛奴視吾女吾欲圖之久矣乃止臣而使人詣希儀所願擒猛自效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人助守希儀兵逼隘璋兵先潰呼敗遂斬邦彥猛將出奔璋使人招之

備於別墅爲炎之斬其首并所佩印上之鎮爾兵還與太監鄭潤奏稱大破田州猛中矢死田州平請置流官治之○妖人李福達初以謀反事連坐戍山丹衛山海衛復逃至陜西洛川與邵進祿等聚衆爲亂官兵捕獲進祿福達跳去莫可跡山西徐溝縣民張寅以貲授太原指揮子大仁大禮入國學寅善黃白術遊武定侯郭勛家或謂寅即福達也其讐薛良訐於巡按馬録録捕之急寅挺身出對而兒勛書干録求解録劾勛黨逆　上令都察院覆讞行山西撫按三法司會鞫巡撫江潮言福達聚衆殺人雖變易姓

氏而惡貌仍初論以極典都察院覆奏得旨如擬給事中劉琦張逵等各劾勛交通反賊院又覆勛當遣坐 上疑之逮各犯至京

冬十月頒獻皇帝恩紀詩含春堂詩於群臣

十一月 帝御經筵大學士宏不至張璁劾宏倨慢不敬縱子懋賢懋良狎暱倡優極其醜詆時懋良犯罪繫獄御史張祿奏曰 陛下溺三臣之愛持兩可之心使宏去志不決昧違嫌避位之心璁萼忮心未已肆下阱投石之計大臣有協恭之義卿佐非糾劾之官縱使懋良事未發尚非其所宜言況已下獄而

秉機傾陷何哉乞將三臣幷賜罷斥。上領之給事解一貫奏曰宏入仕四十年未聞大過其子有犯於宏無損璁萼久欲奪其位而居之其所攻訐非爲國家也二三言者或專攻宏或兼論璁萼不知能去宏而不能去璁萼也伏望諭宏以大臣自期戒璁萼勿事攻訐則協恭和衷之治可成。上是之○大學士一清奏曰年來文武二途軒輊太甚將官專事卑諂一或不至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勇之將或搜遠年舊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本兵不之察則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試者超登將

領他日邊事之壞未必不繇於此○總兵馬永請宥
伏闕諸臣　詔切責之故尚書謫戍陸完卒永訟其
功請卹　上怒奪永官置南京御史魏有本救永謫
外給事鄭自璧申救永奪俸○兵尚書李鉞卒王時
中代○劉健卒年九十四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
十二月田州初設流官民夷皆不便之土酋盧蘇挾
猛于邦相以叛復糾思恩土酋王受煽惑遺衆旬日
間嘯聚數萬人○姚鏌平猛時保靖宣慰彭九霄永
順土舍彭宗漢各効忠勇彭虎臣歿於王事撰卹有
差

丁亥六年春正月張璁上大禮要畧○災異疊見大學士一淸請寬恤以宣修省之澤 上曰民間疾苦情狀不一所見容有未盡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令諸司四品以上及科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奏以備采酌所言務切政事合民情忠誠明斷足以副朕敬恤之意○考察閒住教授王价錄事錢子勳與議禮復官給事解一貫奏云壞祖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倖用之門恐將來人相援比 上特令致仕○詔王府長史以下悉聽撫按考察○鴻臚卿黄綰言經筵乃講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免其回奏

從之經筵官失儀不面奏自茲始

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錦衣百戸王邦奇初以傳陞削官以詔出楊廷和怨之及奏復又爲彭澤所抑亦怨之乃上疏言番夷內侵錄澤邀功啓釁及廷和草詔殺寫亦虎仙所致宜誅此兩人疏下兵部邦奇復言費宏石珤與廷和奸黨得奏欲爲彌縫廷和子兵部主事惇藏匿舊牘前後奏詞皆不得驗婿修撰余承勛及澤弟沖爲交通請託　上命下惇承勛獄合廷臣會鞫之給事中楊言奏曰臣聞廉遠則堂高宏珤乃天子師保之臣而百官之表也邦奇心懷

怨望又飾奸言誣辱大臣窮治株連臣竊爲大體惜也廷和當權奸專橫之日保全神器歸於 陛下持危定難有匡始之功即所擬詔條矯枉過正然事專爲國心本無他今去國未幾禍延子婿臣恐自今全軀保身之臣皆以廷和爲口實誰復爲國家任事哉

上怒即朝遞言下鎮撫司考掠備至鎮遠侯顧仕隆等覆邦奇所奏皆妄惟假陳言以希進用耳 上切責仕隆狥情回覆初遞言時御史陳察向 陛大呼曰臣願以不肖軀易楊言 上目攝察察不爲動上亦置不問察退而上言即大臣不自飭 陛下

亦宜體貌聽自効去邪奇宜下司寇獄按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然之因寬言獄諭外悍爲民承勛閑住○石珤致仕不賜馳驛自買車一輛載妻子暨行李以行○席書以目眚乞歸特加大學士賜第京師三日卒上親製祭文傷悼之○召羅欽順爲禮部尚書辭不就

三月朱希周主南計事竣有言其不黜一言官上命再察希周自劾求罷許之再察命亦停○吏部郎彭澤以浮躁謫外兵侍郎張璁言臣所著或問澤加稱賞人以是目爲浮躁特詔留澤澤疏辭自白無其

事不敢欺罔受職不允○御史陳察陞南太僕少卿疏辭薦故科臣劉世揚等　上怒其歷任不即拜命市恩要譽降海陽教諭

夏四月費宏罷許馳驛歸不差官護送○宏罷去位吏部會推學行老成者吳一鵬羅欽順四人命再推以翟鑾顧淸名上特詔鑾吏部侍郎兼學士入閣○罷東閣管理誥勅學士官○刑尚書顏頤壽等會審張寅事告人薛良及證者李景全韓良相等具獄詞如江瀾馬録言　上愈疑之將行親鞫大學士一淸言治獄非天子事乃已仍下廷臣會訊頤壽乃喋

貢造妖言者律斬。上曰。故刑豈宜輕有出入。謀反重罪。率意加人。改擬妖言。不見妖書。行取原問官李珏江潮等面質。馬錄差官械繫來京。

五月丁丑朔月食○廣西自盧蘇王受反。託言猛實不敘。料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御史石金劾姚鎮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落鎮職。起新建伯王守仁總制兩廣○甲午京師雨錢。

六月世廟增用武舞。初費宏定議。止用文舞。何淵以不備爲言。大學士一清詠鑾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

下故奏武德文治之舞文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世廟用文亦此意也張璁曰天子八佾人六十四文武佾各八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桂萼曰周禮以司干掌舞器葢音貴人聲而容貴干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令照數增之

秋七月壬辰南京雨血○桂萼尚書吏部方獻夫禮部○霍韜爲詹事因言內閣推官非祖制自三楊擅政籠絡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遷擢去留不繇吏部乞改正以消朋比○河水汎溢豐沛徐州漫爲巨浸東流逾曹沉沙壅淤漕渠爲平○江潮等至京乃

出馬錄張寅對鞫皆歸罪於薛良將李福達妄作誣寅各勘官因石文舉妄認故問擬死罪疏中不及馬錄 上益疑命逮尚書侍郎顏頤壽劉玉王啟都御史聶賢劉文莊大理卿少湯沐徐文華顧佖于部獄八月命萼璁獻夫攝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諭令究明奸構鎮撫司搜馬錄篋中得賈詠等私書 上責詠對狀詠疏引罪得致仕去卿汪玄錫余才私議寅事不須詰亦逮獄○王憲杭雄破虜於寧夏斬首三百二十級○桂萼力薦王瓊當復用御史胡松劾瓊陰邪萼引用非人 上怒出之御史周在程啓充請留

崧命杖於闕下

九月萼璁獻夫具張寅獄詞謂薛良初許寅都御史畢昭鞫其誣良坐發戶外矣因郭勛書貽馬錄錄乘機中勛以危遂文致其事使寅怨家李景全等證成之於是　上欲坐錄以死璁營解之乃編戍南丹大理少卿徐文華布政李彰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給事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瓊坐附會錄各邊戍都御史聶賢給事王科秦祐沈漢程輅各為民尚書顏頤壽等十三人各革職一時竄黨跡朝堂幾空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

冬十月起謝遷謹身殿大學士費宏旣去一清爲首揆璁萼氣焰方盛一清憚之力薦遷居上○胡世寧尚書刑部○張璁文淵閣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賜玉束帶及銀圖記二曰忠良貞一繩愆糾繆得密疏言事又賜勑約束中外御史○黃綰爲大理少卿綰以任子附議禮遷躋者

十二月庚申靈寶縣黃河清知縣張廷桂奏 聖天子在上登庸賢俊故有是應特命遣官致祭御史周相諫阻奪官○李承勛尚書兵部兼左都御史○御史王堂陳察列郭勛貪橫狀 上奪勛太保解提督

閫管後軍府印

嘉靖注畧一卷終